

## 跨越信仰的愛

什麼是來自上帝白白的愛？

一個從未認識上帝，但生前透過雙手，去服侍身旁可以觸及的人；透過雙耳，陪伴周圍困苦的心聲；透過又舌，去安慰走入低潮的人；透過胸膛，去擁抱每一個孤單的靈魂。願意白白愛著身旁每一個人，在他的生命中給了我答案，他是我阿公。一位佛教徒的生命，但見證上帝一個跨越信仰界限的愛。

因為癌症纏身多年的折磨，難以想像每天面對自己漸漸衰敗的身體，走向死亡的恐懼。但在低谷時就是上帝動工的時刻，祂垂聽了禱告，陪伴著我牽著阿公的手，一步一步地陪伴著他。即使在悲傷和恐懼籠罩，上帝仍然擁抱著每一個絕望的靈魂，包括佛教徒，帶領他們走向光明。

我牽著阿公無力的手一同禱告，使我能把來自神的平安帶給他。阿公喉嚨因癌無法發聲，但在禱告的同時，我卻感受到我握住的雙手在發抖，那無聲的哭泣，就像無數的刀割於心，我知道上帝祢給我們眼淚，就是因為哭泣是醫治的開始，當禱告後同聲說阿們時，我看見阿公堅定的對我點頭，這無聲的阿們，卻是最真誠的求告。「耶穌對她說：『你若信，就必看見神的榮耀。』」約翰福音 11:40，上帝的話語阻擋恐懼，我承認我們的軟弱，但我依然迫切禱告，我努力在陪伴阿公的最後堅強的微笑，因為上帝說喜樂人是良藥，杜甫曲江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」這麼大把的歲數，阿公卻在最後的日子認識了上帝。

然而，阿公終究離開我們，最後家庭依然使用佛教傳統儀式辦理後事，這讓我面臨了信仰與家庭的衝突。但「主是我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還怕誰呢？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還懼誰呢？」詩篇 27:1。我在阿公離世前，有機會跟阿公勇敢的說，我會用基督教的方式緬懷他，阿公用肯定的眼神對我點頭，對我擠出微笑比讚。

我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是屬上帝的，因為那在我裡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這使我更深刻體會到上帝的愛是無所不在的，是超越了宗教界限的。在燒香拜佛的法會裡，我仍然堅定的與上帝連結，盼望著能繼續握著阿公禱告，但我知道已經無法，可是我依然緊握著盼望，而這次緊握的是與上帝，因為聖經這麼說「主啊，我曾對你說：『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福分，我在世上的美善，除你以外我別無所求。』」詩篇 16:2。

在蓋棺法會時，我知道這是我瞻仰遺容的最後機會，我很不捨。法會進行的時候，我努力隨著心禱告，但我一直哭，又罩底下皺成一片的難過，我跟著天父回想著陪伴阿公的每一刻，我哭得更慘。但我知道「主啊，求你聽我的禱告，垂聽我肯求的聲音。我在急難的日子，向你呼求，因為你必應允我。」詩篇 86:6-7，法會到一半，

阿嬤跟師姐走到我旁邊，告訴我不能哭，因為阿公會不捨得。我離開廳堂，躲到廁所，我流淚禱告「神，我真的很難過」，上帝在我心裡回應我「這是阿公人生的畢業典禮，不需偽裝的冷靜，我會默默的陪著你」，我收拾情緒回到廳堂，繼續禱告，終於不再難過，而是好好道別。儘管在蓋棺的時候，我還是因為不捨，默默的流眼淚，但神我相向每一滴眼淚都看顧。

從阿公離開的那刻起，家人每天都在思念著他，他們參加燒香拜佛，甚至跪拜。我看到表姊因為懷孕被媽媽勸不用跪拜，但她仍然哭著對媽媽說：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」當時第二次擊打我對信仰的堅持，我感到自己很羞愧，不是來自其他人對自己信仰的不解，而是對自己的不諒解以及衝突，不跪的我好不孝。我哭，我無能為力，我禱告，神當下告訴我「你可以成為家人的支柱你不需自責」。我開始離開法會，在外面接待親戚朋友，為家人禱告，上帝讓我感到內心平靜，我不再感到內疚，我知道念經對阿公毫無幫助，但我知道可以陪伴著家人，也為著需要的人禱告，心裡踏實許多，因為「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」詩篇 23:1。

法會結束後，親戚和家人對我表示肯定，或許我不唱佛念經，但我努力用神的同在陪伴家人。我也讓家族親戚看到基督徒不是不孝順，而是用其他方式緬懷已故的摯親，阿公。上帝帶著我以溫柔的方式繼續陪伴著家人，賜予平安，幫助克服悲傷，並在這段艱難的時光中更加緊密相連。因為聖經是這麼說的「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。我所賜的，不像世人所賜的；你們心裡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」約翰福音 14:27。

在上帝永生裡面，阿公只是畢業了，如同「耶穌說：『我是復活，又是生命；信我的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』」約翰福音 11:25，儘管悲傷，但也不忘記振作。上帝藉此把平安注入每一個祂所愛的孩子，使我的家人走出摯親離開難過的憂谷，因為我知道，上帝將成為我家族的主，在愛裡我們彼此相愛造就。雖然阿公已經離開，但我們相信上帝會看顧他，雖然我未能在阿公的生命中引導他認識上帝，但我深信上帝是一位超越時空界限的神，祂照顧著在世的我們，也包含已逝的阿公。

我帶著堅定的信仰和愛心禱告，我把沒辦法做或是來不及做的，全然交託給上帝，因為主權在上帝，所以我帶著不放棄的信心，求神憐憫行這大事，帶著阿公迴轉向上帝，因為孩子禱告乃奉主耶穌的聖名，阿們。